

四明叢書

張宗祥



篇之意終始反覆惟在用人周公之愛其君不以吾不在位而不謀其政也此三代老人之爲非聖人則不能也或曰卷阿戒成王求賢用吉士召康公之詩也豈不可比肩周公乎夫赤箭青芝藥之良也召公第言當兼收並蓄爾不言其當如何用藥而愈也此所以爲周召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  
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  
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  
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  
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  
譬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  
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

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敕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不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  
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  
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自古商人亦越  
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  
乃俾又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勩相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  
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  
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周公若曰周公自爲書而曰若者順考古道有所依  
據皆非臆說足以取信於王也王之設官常伯三公  
也常任六卿也準人執法也綴衣內御也虎賁禦侮  
之臣也休茲知卹鮮哉者言有是人材皆有國者之  
美然而知悉此者鮮此所以歎也其言古之人不遠  
取堯舜而曰有夏之王室前鑒不遠也大競者大勝

也其所以然蓋指籲賢俊也天生人材不使終棄籲  
之所以尊天也其賢俊順知忱恂信行皋陶之九德  
者言夏之大臣所以敢教人主而拜手稽首后者以  
夏之大臣九德咸備能以道佐人主故敢言也非其  
人則不敢自尊如是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  
之非蓋謂此也后矣者猶戡黎之篇祖伊奔告之辭  
曰天子也周公屢言孺子王矣亦是意也其意以謂  
爾爲王矣其可不聽此乎惟周公可云他人則不敢  
也古人敢教之意周公於此當任其責也首曰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斯可以稱后矣三宅者卽常伯常任準人也宅者其職之所居也謀必面用訓者惟左右之臣得以面陳也疏遠之臣安得日見吾君高宗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所以不責之羣臣而獨告傳說也桀之三宅皆無義之人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往者古之人也不能作往者之德旣以不義之人輔之安能遵先王之成憲乎此其所以不克終也故曰罔後雖桀惡如是而曰德何哉蓋德有吉凶桀之所任者凶德也故曰暴德於是成湯崛起自諸侯而有天



下乃能大禱上帝之光命亦用三宅之俊如夏之顓  
俊也其在翼翼之商邑則協於其國其在四方亦用  
此大法萬民覲覲德也今紂德瞽瞍昏也惟嗜刑凶  
德之人在左右乃用羣不逞之人使之與政此立政  
任人之辭所以發也帝欽罰者欽重也天重寘於罰  
所以亡國也使我周有夏武湯之受天命奄甸萬姓  
甸者率土咸安也文王武王克知三宅之心灼其俊  
者用之以敬事上帝順意以用賢猶湯之不釐上帝  
也立民長伯利建侯也立政任人舉賢材也準夫牧

作三事卽三宅也禦侮內御趣馬小尹圉人嗇夫之屬也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府吏胥徒之屬也三宅得人則百執羣吏罔匪正人於是大都小伯之諸侯是則是倣亦莫不用賢也藝人執技者表臣長民者百司百官有司也太史尹伯國之大僚庶常吉士爲其屬也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亞旅貳政以從其長之眾莫不皆用吉士以至夷微廬烝三毫阪尹蠻夷君長亦莫不以賢自輔也文王武王所以際天極地皆享其德者以上能用賢風化所暨莫不以用賢爲

急也又曰惟文王能克厥宅心厥宅三宅也三宅既克立茲常事羣臣之職舉矣既得其人文王委任責成執要以馭其下未嘗叢脞以自兼也庶言天下之議論庶獄天下之刑罰庶愼天下之防閑也以其各有司存不煩王之親決也有司各能效職王恭己以聽之也訓其用違順其取捨也此勞於求而逸於用也文王罔敢知示以不疑而聽其剖決此委任責成之證也武王率循此道較之文王不敢替厥義德義德亦文王之德但文王既服事商而不用至武王則

用之也蓋仁義一道也從其容德武王之仁義實文王之仁義也所以並受此大業不爲過也周公念文武之德則又歎曰爾今爲王矣而今而後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當敬用吉德之人也雖然人故未易知知人亦未易此禹所以因皋陶告舜以知人而曰帝其難之也其曰灼知者知之審而明辨不惑以用之也厥若者其所云爲也知之既悉大使之治天職也相佑也佑我所受之民也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者不可閒斷朝於斯夕於斯一話一言之微終

必以成德之彥治我民也言天下之治非君獨能致  
必得人可也此帝舜所以有臣哉鄰哉之言也人之  
微言先生長者之所告語者今盡布之王也而今而  
後豈惟王聽用之王之子孫亦當口之不可誤於庶獄  
庶愼也惟正是乂之蓋政者正也我率以正孰敢不  
正此又教其子孫以取人之法也記曰爲政在人取  
人以身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此之謂也古商人湯  
也自湯至於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旣克宅之復  
紬繹之所以能致大治然則立天下之正果不在彼

而在此欺儻或不能用賢而用儉人安能輔以德亦  
安能顯於世乎而今而後其勿用儉人惟用吉士可  
也夫儉人凶人也對吉士而言也惟吉士乃能助相  
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周之子孫皆知成王之王也其  
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蓋言爲君固當聽大  
臣之教獨於庶獄猶不可誤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  
者不可復續豈當易言之乎至此則不當惟有司牧  
夫之是聽審而決之其權在我不移於臣下也蓋人  
君於庶獄不能致詰則臣下有以殺罰導其君者殺

罰不已則干戈隨之戎兵所由起也其曰陟禹之迹  
說者謂行禹治水之迹非也周公謂戎兵不易言當  
踐禹之迹禹未嘗不征伐也其有苗勿率征之不克  
至於班師而使舜誕敷文德苗遂以格此周公教成  
王以任德不任刑之證也以德而行則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矣文王之耿光以德言也德可覲  
故曰覲武王之大烈以功言也功當顯故曰揚此言  
文武能陟禹之迹故能如是盛也而今而後立政惟  
用常人常人吉士也義民也言雖不同其實賢者而

已太史記事之官周公告之以司寇蘇公案左氏曰  
蘇忿生爲武王司寇執法而敬用獄可以書矣以長  
我王國其刑必平平者中也中罰者成王太平之世  
刑措之時當用之也而太史者詔王之臣不可以不  
告也抑嘗謂周公言用人之法內而三公卿士以至  
奔走廝役外而諸侯之百執事以至蠻夷部落莫不  
用人以立政是矣而其歸結在於庶獄蓋欲成王知  
其取人之要訣也夫導人君以嚴刑峻法從事於大  
獄者儉人也導人君以窮兵黷武從事於干戈者亦



憮人也其不忍言戎兵而欲內修政事以攘夷狄者  
必吉士也常人也蘇公之流也成王若能於庶言聽  
而知其蘊則賢人庶幾乎得矣此周公教成王取人  
之要訣也嗚呼公之愛君深矣後世人君其有見於  
此者則太史氏其可不盡乎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周公相成王黜商宜滅也而遷於洛踐奄亦滅也而  
遷於蒲姑今滅淮夷未必果滅也周家忠厚於此可  
見既旋宗周治定矣功成矣乃作周官以命官之意